

智擒座山雕

苏宁 陈国珍等集体改编 陈国珍等执笔



辽宁人民出版社

写在前面

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高潮中，我們为了响应中央文化部提出的“現實剧目，多多采用”这一号召，使古老的京剧艺术在貫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方面能够追上文化事业跃进的步伐，因此，特将曲波同志写的“林海雪原”这部反映我們部队剿匪战斗的著名小說改編为京剧剧目。为了适应跃进的形势，本着“不怕困难，大胆創造，突破常規，量中求質”的精神，在中共吉林省文教部及辽源市党政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具体帮助下，我們集体写出了这个剧本。

編写过程中，我們打算讓京剧在胜任地表現古代历史題材的基础上，通过这次尝试，使它也能反映这个偉大时代的丰富瑰丽的現實生活。因此，在剧本、表演(包括武打設計)、唱腔、音乐等方面，尽量保持京剧风格，發揮京剧艺术表現的特长，使它能比較和諧地表演現代生活。

四月里，祖国的英雄儿女們——中国人民志願軍从朝鮮归国了，在学习志願軍同志战斗精神的鼓舞下，我团同志們决定要用最新鮮的剧目来慰問我們最可爱的人。大家苦战了五个昼夜，加紧排練，終于讓这出戏和志願軍同志們見了面。在座談會上；志願軍同志們对剧本中战士們的性格和实际的战斗生活方面提出了許多珍貴的意見，經過三次的修改，就成了現在这样的演出本。

由于我們的思想水平不高，編写能力又低，所以在剧本方面，一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錯誤，我們誠摯地期待着讀者(特別是文艺界的同志們)热心支持，給剧本提出批評和指导，提高我們的写作水平，讓我們能多、快、好、省地为祖国的生产大跃进服务。

辽源京剧團“智擒座山鷹”編导小組

1958年6月27日夜

第一場 血 債

人 物：

群众：群众四人、农民甲、农民乙、老大娘、老大爷、中年妇女、工作队甲、工作队乙、李大剛。

土匪：小匪徒八人、胡彪、欒平、郑三炮、蝴蝶迷、九彪、李秀娥。

小分队：少劍波、楊子榮、劉勛蒼、孫達得、欒超家、白茹、高波、董中松、李鴻義、陳振儀、战士二人。

布 景：杉嵐站远处一片火光，房屋正在燃燒。（在音乐声中幕启，枪声连响，人声杂乱，一片惨叫声夹杂着土匪的杀声，九彪在幕后喊：“弟兄們！杀！”）

农民甲：（幕后唱“盤子”倒板）

漫天大火魂魄喪。

（“乱锤”：上众百姓，有的呼儿唤女，有的连蹿带爬的跑下，最后上一个小孩，身背粮袋，一小土匪追上抢下粮袋，女孩逃走，小土匪追下。接上工作队同志甲、乙、李大剛。）

工作队甲：老乡們！赶快跑到山沟里去！

工作队乙：快跑！李队长，咱们子弹都打光啦，老乡們沒救完，这怎么办？

李大剛：鞠县长說，咱们的队伍馬上就到啦！

工作队甲：好！李队长，你掩护老乡們撤退！

李大剛：是！（由原路跑下）

工作队甲：老陈咱们赶紧把老乡们送到村口去！

工作队乙：好。（二人跑下）

（上农民甲，中年妇女，老大爷，老大娘，连蹿带跃的逃上。）

农民甲：（接唱）家家戶戶遭禍殃！

老大娘：（唱）女儿媳妇被匪搶！

老大爷：（唱）可怜我儿刀下亡！

中年妇女：（唱）燒殺擄搶虎狼样！

农民甲：（唱）村中變成殺人場！

四人合唱：心慌意亂往外闖！

（枪声大作，四人逃下。“四击头”，胡彪率四小土匪上。）

胡 彪：弟兄們，抓活的！

（四小土匪追上前抓回老大娘，老大爷，四小匪七首正要杀老大娘，工作队同志甲、乙二人同上，救下老大娘，老大爷。与四土匪开打，樊平续上，最后工作队同志因寡不敌众被擒。）

樊 平：胡彪兄弟绑着走！

（众土匪推工作队同志下。幕闭。）

（小分队刘勋持红旗引众上。“急急风”登势过场。）

（幕重启，樊平、胡彪、四土匪押工作队甲乙上，“急急风”，九彪、蝴蝶迷、李秀娥等上。）

樊 平：报告旅长，工作队持枪顽抗，我们打死了十三个，还抓住两个活的。请旅长发落。

九 彪：郑三炮抓住那个鞠县长没有？

樊 平：那个鞠县长领着老百姓撤退，已经被郑团长包围啦。

蝴蝶迷：好，等把她抓回来，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她。

樊 平：（詔笑地）旅长，这回咱们没白来吧。

九 彪：你这趟情报送的真准，这场大功劳，回山领赏。

樊 平：（点头哈腰地）谢谢旅长。

(郑三炮、四小匪押着被抓住的李大刚、四群众上。)

郑三炮：旅长！

九彪：怎么，老三挂彩了吗？那个鞠县长抓住了嗎？

郑三炮：她跟老百姓被我包围在村外的小山沟里，子弹打光啦，我叫她投降她不投降，我上去刚要绑她，她掏出匕首就给了我一下子，我一火回手就是两刀，这时弟兄们冲的一下子围上去，你一刀，我一刀，就把她剁成肉泥乱酱啦。

工作队甲：(愤怒地)你们这帮土匪，血债要用血来还！

九彪：还？我把你们都杀光了，完了一块还！(回头向蝴蝶迷)
许太太，这几个活的交给你解解恨吧！胡彪！把我的千里驹牵来！(胡彪应下)

蝴蝶迷：(傻笑，走向工作队同志前面)民兵工作队，你们这帮穷小子没想到有今天吧？你姑奶奶蝴蝶迷又回来啦！(咬牙切齿地)
我叫你们分我的房子！分我的地！怎么着，血债还要血来还，哼……你们什么时候叫我还哪？

(蝴蝶迷上前欲打工作队，被工作队甲踢倒，崇平急忙将她扶起，她尚欲打。)

九彪：好小子！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弟兄们，把老百姓全活埋！

蝴蝶迷：把这两个工作队扔到火堆里烧死！

九彪：把小孩全摔死！

(崇平上前抱中年妇女小孩，扔地下踩介，众土匪推老百姓。工作队与李大刚见此惨状万分气愤。)

工作队甲：老乡们，拼了！

(工作队甲挣开绑绳，与众匪开打，工作队二人牺牲，众匪正欲杀李大刚，小分队由四面杀来，救下李大刚。崇平与李秀娥藏介，一場混战，小分队把九彪、八土匪全部消灭。蝴蝶迷开枪打伤李大刚后，与郑三炮逃下，小

分队追下。樊平、李秀娥由树后跳出，胡彪牵马上。)

胡 彪：九爷！九爷！九爷怎么啦？

樊 平：九爷阵亡啦。

(胡彪见九彪已死，急忙从九彪身上掏出先遣图欲跑。)

樊 平：(急抢下图)嗨！先遣图！

胡 彪：樊平，干什么？

(樊平开枪打胡彪。)

李秀娥：你怎么开枪打他？

樊 平：老婆子，你赶紧拿着先遣图，骑着九彪的千里驹，投奔威虎山。

李秀娥：你呢？

樊 平：我上神河庙，明着送信，暗着取咱们的金条，威虎山见！

(扶李秀娥上马，李秀娥騎馬下。樊平将九彪尸首踢入山沟里，急忙跑下。“急急风”楊子荣、孙达得、刘勋蒼、樊超家四人持枪同上。幕后馬嘶声。)

楊子荣：(向右面下場門望介)那边有个女匪騎馬跑啦。

孙达得：(又向正場幕后望介)那边还有一个。

刘勋蒼：女匪交给我！

楊子荣：赶快騎馬追！

刘勋蒼：是！(持枪跑下)

樊超家：(見胡彪倒地呻吟)这还有个受伤的土匪。

楊子荣：樊超家，把他背着見 203 去！

樊超家：是！(背起胡彪下)

楊子荣：老孙，咱俩从这边截下去！(二人追下)

(幕后响起小分队战斗结束的胜利号声。白茹、高波、二战士扶李大剛、老大爺、老大娘、中年妇女、农民甲、四羣众由下場門上。少剑波、樊超家、董中松、陈振仪、李鴻义由上場門上。)

少劍波：（唱撥子回龍）（悲憤激昂地）
見此情，心悲伤，
万恶匪徒洗村庄！
放烈火，燒民房，
妻哭夫，儿哭娘，
杀的杀，搶的搶，
一步来迟，乡亲們遭了禍殃。

农民甲：（接唱撥子）
搶走我的妻！

老大爷：（唱）燒了我的房！

老大娘：（唱）砍死我的儿！

小女孩：（唱）杀死我的娘！

农民甲：（唱）最可叹，鞠县长被匪徒杀死在儿崗。

老大爷：（唱）可叹那，工作队的同志們把命丧，
壮烈牺牲令人心伤！（泣不成声）

李大剛：（唱）我死了爹、死了娘，
血海深仇記在心上。

中年妇女：（唱）最可叹我七月的婴儿被匪徒摔死在地上，
我痛断了肝腸。（众战士聞此悲憤激昂）

少劍波：（唱）乡亲們哭的泪人样，

欒超家：（唱）（坚决地）为民剿匪理所应当！

陈振仪：（挺身而出唱）杉嵐站的血債不能忘！

众同唱：消灭土匪大报冤枉！

少劍波：（唱）乡亲們，莫悲伤！

李大剛：（上前一步唱）我參軍报仇保家乡！

少劍波：（唱）你叫何名？

李大剛：民兵队长。

(唱)李大剛，(拍胸，果敢地)

不殺匪徒不還鄉！

少劍波：(唱)好好好。

众同唱：大家同心灭匪帮。

(小分队上馬，群众归一边。)

少劍波：(白)

众位乡亲，(一聲)

我們要征服林海，(一聲)

踏透雪原，(一聲)

討還血債。(一聲)

众同白：大报冤仇。(一聲)

(“急急风”落幕)

第二場 跟 踤

人 物：欒平、楊子榮、孙達得。

布 景：幕外。

欒 平：(小“滾頭子”上，念朴刀娘，張惶失措，連滾帶跌地)

(唱)僥幸逃出杉嵐站，

死里逃生心胆寒，

雪深林密山道險，

神河廟中把信傳。

(白)想我欒……(兩望介)想我欒平欒警尉，本想血洗杉嵐站之后，有偵察帶路之功，必定加官受賞。誰想正在燒殺之际，忽然枪声四起，共軍騎兵好似从天而降，只見刀光閃

闪，枪声连响，就把我们挺进军四旅全给消灭啦。九爷阵亡，是我枪杀胡彪抢得先遣图，叫我老婆骑着九彪的千里驹拿着先遣图去投座山鹏。我先到神河庙面见定河道人，明着报信，暗取金条，然后再上威虎山，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心中忙似箭，

两腿快如风。（回头连望慌张地跑下）

（大“滚头子”上，杨子荣、孙达得。）

孙达得：（念朴灯蛾）雪深俯首不見地，

杨子荣：（接念）林密仰面难望天。

孙达得：（接念）匪徒血洗杉岚站，

杨子荣：（接念）跟踪擒匪报仇冤！

（杨子荣、孙达得二人“两望门”，杨首先发现地下足迹，以手势告孙，二人“亮相”追下。）

第三場 懿迹

人物：樊平、小老道、杨子荣、孙达得。

布景：幕外。

（快小“水底鱼”，上樊平，惊慌万状的观察出后面有人跟随，连跌带爬的奔跑。见庙，回身望介，用暗号叩门。上小老道从门缝望介，见是樊平急开门，拉樊入介。）

樊平：定河师傅在不？

（小老道点头，二人伸出头望介，急关门，小老道拉樊平下。）

（大“水底鱼”，上杨子荣、孙达得，二人顺足迹至庙前，二人对视点头，表示所追的人已进庙中，孙欲闖入，杨拦介，拉孙到上场门。）

杨子荣：孙达得，赶紧回去报告203，我在这儿监视他！

孙达得：是！（急下）
(楊子荣于远处隐身监视庙介。)

第四場 藏 形

人 物：定河道人、小老道、樊平、老道妻、少剑波、楊子荣、孙达得、李大剛、樊超家、高波。

布 景：神河庙的三清殿。

（定河道人在幕内白：“无量佛”！二簧原板唱上。）

定河道：（唱）想当初，为大佐，“忠心赤胆”，
国軍到，委任我，为情报专员。
恨共軍，来侵犯，屡次大战，
只杀得，挺进軍，东逃西窜，丢盔卸甲退守在深山。
也是我，藏形迹，乔装改扮，
神河庙，設立了，情报机关，
养精銳，保实力，終日盘算，
待时机，灭共軍，再起东山。
(小老道拉樊平上。)

樊 平：（入內躬身行礼，非常惧怕地）专员！（只叫了一声专员，再不敢說話。）

定河道：啊！（一見樊平的狼狽样，知道事情有差，挥手命小老道守庙門外，小老道下）樊平，你怎么落得这样狼狽？

樊 平：（又怕又恭敬地）回稟专员，我奉您之命，領着九爷和四旅弟兄偷襲杉嵐站，正在燒杀之际，忽然共軍騎兵四面杀来，可怜四旅弟兄全部陣亡。

定河道：九彪怎么样啦？

樊 平：“尽忠党国”，壮烈牺牲啦！

定河道：（略思介，一轉眼）那么九彪的先遣图你可曾带回？

樊平：一捆手榴彈就把九爷炸飞啦，別說先遣图，連个骨头渣儿都找不着啦。

定河道：蠢材，既做情报工作，就應該知道，沒有先遣图不但无法重建四旅，而且若是落在共軍之手，我們整个情报組織岂不全盤遭受破坏，你就是死了也应当想法把它弄回来！

樊平：专员，这都怪我无能，实在沒想到共軍来的那么快呀。

定河道：哼，真是廢物，我問你，这股子共軍有多少人？是誰指揮？

樊平：看样子大約有一、二百，带队的就是那个年輕的參謀長少劍波。

定河道：啊！（吃惊不小，唱西皮搖板）

听说是，少劍波，突然出現！

倒叫我，宋宝森，惊惶不安。

这娃娃，詭計多端是我們心腹的大患，

必須要，想妙策，才得安然。

与各山，发急电，叫他們小心防范，

樊平你，送密信，快奔那威虎山。

樊平，等我写信！

（这时三清象上的警铃响起。）

啊！哎呀不好，（向內）太太，太太。

老道妻：（妖艳的走上，怪声怪气地）什么事呀！大惊小怪的？（回头看見樊平）这不是樊平嗎？

樊平：是我太太。

老道妻：你这回来，又拿什么好东西来孝敬我呀？

定河道：咳！我的太太，情况紧急，（耳語）快把他藏到地道里。

老道妻：好吧！跟我来吧！（拉樊平下場。自己改扮介）

（音乐拉“鬼扯腿”，定河道人急忙安排香蜡。老道妻扮成一求善的女
人样，怀抱假小孩上。）

老道妻：你看我扮的象嗎？

定河道：很象，赶快准备好。（老道妻跪三清象前，定河道人敲木鱼唱
“爐香讚”）

慈悲渡群生，无量天尊，
急施妙法来拘魂！

（“长锤”上小老道、少剑波、杨子荣、孙达得、李大刚、高波、樊超
家。）

小老道：（边走边喊）师傅，来了施主啦！来了施主啦！

少剑波：（唱）跟踪搜索覓动静。

（率众进殿介，老道妻念白。）

老道妻：小迷生啊快回来吧，道长给你拘魂哪。

定河道：（接唱）急急如律令嘛咪吽灵魂归本身。

少剑波：（接唱）借机盘问这道人。

（白）道长！

定河道：（不等少剑波问话即接白）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魂归本窍，
敕令！

李大刚：（着急地）道长，我们首长跟你说话呢！

定河道：（不耐烦地）何方施主，不遵道规，擅闖山門，攬扰清靜，冲
乱經文，真是罪过呀罪过！（转向三清象）望求道祖大慈大悲，
善哉呀善哉！

少剑波：道长，我们无事不敢擅闖山門，攬扰清靜，我们是解放
军，适才有一个形迹可疑之人，逃入您的庙中，您可看見了
么？

定河道：庙内除我师徒二人和这位求善的女施主之外，并未看

見何人进庙。有道是“善地不进凶人”哪！

楊子榮：我們亲眼看着他进来的！

定河道：也許穿庙而过吧。

孙达得：沒有！四外一点痕迹都沒有，一定还在庙里呢。

定河道：（一惊，但馬上又鎮靜）那你們就搜吧！难道貧道还能窩藏坏人嗎？

少劍波：（急表示誤會）道長您不必着急，我們解放軍的職責是保护人民，消灭土匪。是好人决不能冤枉！是土匪一个也不能漏网！我們到此是請您幫助我們灭匪安良啊！

定河道：无量佛，貧道脱离紅尘已久，世間之事概不过問耳。道者，喜人間之亲善；恶人間之刀枪。爱护生灵，普渡众生才能成其正果。

少劍波：您既然知道这些，就应当帮助我們查明那个形迹可疑之人才对！

定河道：耳听是虛眼見为实，貧道未曾亲眼目睹，从不輕信人言。这我如何帮忙哪？

老道妻：小連生啊，快回来吧，道长給你拘魂哪。

（楊子榮与少劍波对視女人介。）

少劍波：道长！

（唱散板）你言道，凡間事，概不过問。

請問你，这女人，她（一顰）她她是何人？

定河道：（吃惊非小，但仍裝鎮靜）

（接唱）她本是，守法的，安善百姓，

貧道我，行善事，普渡众生，

都只为，她的儿，惊吓得病，

貧道我，求道祖，与他收魂。

少劍波：（唱）我这里，假意儿查看这虛实动静。

老道妻：（唱）我的儿得重病怕見生人。

少劍波：（走到女人前面）怎么这个孩子有病啦？我們队里有个医生給你孩子治治好嗎？（欲看小孩）

老道妻：（惊慌万狀，往怀里紧抱小孩，躲閃地）不，不，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的，我的孩子是丢了魂，医生哪儿会拘魂呢？

少劍波：看样子小孩的病很重，还是叫我們的医生給治治吧。
（已发觉女人变顏变色）

老道妻：（焦急万分地）不！我不信医生。（轉向老道，哀求地）道长，还是您給拘拘魂吧！

定河道：（一見情况危急，立即接白）求药不求道，信神不信医，各有所信，各有所仰，貴軍既然主張宗教自由，为何强迫要給人家孩子治病哪。哼……（冷笑）

老道妻：（假作哀求地）道长，我从来信神不信医，还求您发发慈悲給我的孩子拘拘魂吧。

少劍波：（一看老道与抱孩子女人的神态，心中真相已明，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仍不露声色）好吧！既願求神，不願求医，那还是請道长給你的孩子拘魂吧。（轉向老道）道长！多有打攪，我們告辭啦！

（唱散板）我看他变神色假装鎮靜。

（挥手命众出庙，出庙外）

李大剛：（急問）怎么不搜庙呢？

楊子榮：我看老道不是好人。

少劍波：（接唱）放長綫釣大魚先縱后擒。

（众人点首，表示体会了首长意图，同下。）

（“行茲”，老道躊躇探望，見众出庙走去。这时欒平上，“走矮子”藏在老道身后，跟着出殿探望。老道見小分队走远，长出一口气，揮汗，进殿向妻示共軍已走，老道妻擲假孩子于地，起立。老道回头見欒平，怒火

大发，拽住欒平。)

定河道：(唱散板)共軍來，險些兒，暴露身分。

这桩事，全怪你，这无用之人。(打欒平三个嘴巴)

欒 平：(跪下数板)

尊專員，您別着急別生气，
这件事，都怪我粗心大意，
从今后，若再犯，您就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定河道：你这个混蛋，自不小心，把共軍引到廟里来，差点把挺進軍的情報總站給暴露了，我要你的腦袋！(狠狠地欲掏槍)

欒 平：專員饒命！專員饒命！(磕頭哀求)

老道妻：行啦，行啦，也够他受的啦，算了吧！

定河道：只这一次，下次再犯我要你的命。滾起來！(踢欒平一脚)

欒 平：謝謝專員！謝謝太太！(亂作揖的站起來)

老道妻：說真的，剛才差点漏啦，可把我吓坏啦，咳！这份提心吊胆的日子，(感慨万端地)多会儿才是个头呢！

定河道：太太，您还是暫忍一时，总有一天叫您称心如意。

老道妻：得了吧！你們这些專員司令們，就會說大話，一見了共产党就好象耗子見貓一样，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还得太太我亲自出馬，給你們当这份儿擋箭牌，我呀，嫁了你算倒了血霉啦。

定河道：行啦！行啦！太太您还是歇会儿去吧。

老道妻：那你倒是攬着我点呀，咳！可把我累坏啦。(下場)

定河道：(回身見欒平，自覺尷尬，但馬上慎重地向欒)我寫封信，你給崔旅長送去！(寫完信交給欒平)嚴密點！

欒 平：是！專員，趁着共軍剛走，我馬上趕奔威虎山。(說完機欲走)

定河道：回来！你这个蠢材，你以为共軍真走了嗎？哼！
在外邊四处下網等着你哪！

欒平：那怎麼辦哪？

定河道：我相信共軍決不能在雪地里蹲一宿！大雪就是他
死對頭！用不了天亮就把他們凍跑啦。你給我在这兒
的睡一宿，天亮再走！

欒平：（恭維地）專員，您真是神機妙算。
(二人下場。)

第五場 智擒

人 物：楊子榮、孫達得、欒平。

布 景：幕外。

(起五更“水底魚”，上孫達得、楊子榮。)

孫達得：嘿！（埋怨地）老楊，我說昨天應該搜廟才對，203首
叫咱們回去，叫咱倆今兒早晨來這兒等着，你看天都
啦！恐怕那個土匪昨個半夜里早就跑啦！

楊子榮：哎，老孫哪，203首長的判斷完全正確，第一，那
乍見我們解放軍就利用宗教政策巧言狡辯，并且神态
准是條大魚，我們要在他身上多得綫索，因此万不能打
蛇，所以才不动声色的走去。第二，那個老道一定認爲
連夜埋伏廟外，因此他把匪徒留在廟里，叫我們在雪
白蹲一宿，用不到天亮我們就敗興而走，他好叫那個老
着拂曉逃走。可是我們比他高明的多，偏偏今個一早
等着他，你就擊好吧。

(这时往上場門一望，見匪徒，二人急忙伏于雪地上。)

(樊平兴高采烈的唱上。)

樊平：(唱) 打破玉籠飞彩凤，
遁开金鎖走蛟龍，
威虎山中把信送。

(楊子榮、孙达得二人將樊平絆倒，堵嘴架下。)

第六場 得 图

人物：少劍波、楊子榮、白茹、李秀娥、高波、樊平、劉勛蒼、孙达得、樊超家、李大剛。

布景：农村中的一間屋子，中間有桌一張，另外还有三条凳子。

少劍波：(思考問題，唱上)

众匪徒，熟地理，凭借天險，
小分队，寻匪寨，在茫茫雪原。
必须要，察敌情，准确判断，
乱麻中，找綫索，突破难关。(楊子榮上)

楊子榮：报告203，土匪擒到。

少劍波：好，子榮同志，你任务完成的很及时。

楊子榮：首长判断的正确。

少劍波：来，把情况談談吧！(二人归坐)

楊子榮：情况不大好，这个家伙又頑固又狡猾，我跟孙达得問了他一道什么也沒問出来，他身上带着牡丹江軍区的护照，一口咬定他是偵察員王安。

少劍波：护照是真的嗎？

楊子榮：不但护照是真的，他还非常熟悉咱們軍区內部的情况。